

我那稱兄道弟的大楊樹

人與事

厲彥林

騙術

夾公仔機擺放在商場已成趨勢，可見流行程度，可是近日鬧出新聞來，因海關發現一些所謂香水贈品原來只是冒牌貨。

夾公仔機這把戲，其設計充滿視覺的誘惑，透明玻璃密封箱子裏頭，鋪滿小禮品，像個繽紛池塘，一隻機械夾從上而下，往塘裏淘，有時來到亦有時落空。這是先付錢後抽獎的遊戲，機主必賺的。顧客希企以小贏大，一旦抽中當然滿心歡喜，豈料得到假貨，蒙受損失叫顧客難受。唉，其實喜歡什麼不如儲錢去買吧，何必受人操弄？

幼時見過一樁事，記憶甚深。那時也有夾公仔機，更普遍是「士多」掛出幾張抽獎紙板，上面釘獎品，下面是幾十個糊住的號碼，付錢就撕一張，若號碼跟獎品編號相同即中獎。居然有這麼一次，正是放學時間，一群小學生圍住那抽獎紙板，七嘴八舌，興奮得很。原因是大獎仍「妾身未明」，號碼卻只餘二三，此時此刻，誰不想爭先撕下僅餘號碼？一時間氣氛熱烈中又暗藏着爭鬥，誰去拔籌？忽然長得最魁梧的男生吼一聲：「我

抽！」不待其他人反應，立刻奪前，交錢，馬上一二三就把號碼全撕下，拉開夾層，一看，怎麼三張號碼都不中呢？不可能的。其他圍觀小孩爭往看，是哪！太奇怪了。「呃人！搵笨！」一巴掌聲喊起。事情真相揭開，毋庸置疑，孩子都附和說「呃人的。」一片不滿瀰漫。但見老闆無甚表情，也不答腔，他比所有孩子強勢，連忙收起那塊抽獎紙板，退到鋪的後方。沒奈何，孩子到底年小，沒什麼激烈行動，終於散去，我也隨着離開。正午陽光猛烈，好像把一切都照得通明，黑暗無所遁形。

最後一個號碼翻開前，孩子還傻乎乎的，以為遊戲公道，殊不知人間多詐。十里洋場，未涉世面的孩子，上了一課精彩的生活教育。反面教材叫人震撼。最健碩的孩子在爭奪抽獎之際勇不可當，力壓對手，原始森林定律裏強者的姿態大抵如此，結果賠錢兼且希望落空，受騙後他所得教訓最深。至於旁觀者會否從此機靈一點，常常保持戒慎之心呢？喔，誰曉得呢？可以肯定者，是老闆躲在店鋪深處，享受做終極贏家的快樂，更揣住褲袋荷包，陰陰地笑，心底暗說：「蠢材！」至於蠢材，這批散去，準會有另一批來的。

初秋況味

初秋，如一位溫婉的貴婦，蓮步輕移，悄然而至。夏天的炎熱漸漸消散，冬日的凜冽又尚遠，屬於秋天的，是期盼已久的涼爽，是關於豐收和成熟的氣息。到了秋天，大自然也彷彿完成了一次質的蛻變，從蔥鬱的枝葉蛻變成了果實與種子。

立秋之後，白天依舊明亮，但夜晚卻悄然變長。孟浩然在《初秋》一詩中寫道：「不覺初秋夜漸長，清風習習重淒涼。」不知不覺中，清風送爽，夜空深邃，繁星點點，季節的變遷就是這樣悄無聲息。初秋的夜晚，微涼的風輕輕拂過，帶走了白日的餘熱，帶給人的是一種久違了的舒爽與愜意。

隨着夏日的離去，大地也恢復了寧靜。孟浩然繼續寫道：「炎炎暑退茅齋靜，階下叢莎有露光。」酷暑漸消，房舍內外都瀰漫着一股靜謐的氣

開春，我又站在那棵我們相互稱兄道弟的大楊樹下，陽光從稀疏的樹蔭間落下，幾隻喜鵲邊飛舞、邊「喳喳」叫着，好似迎接久別的兄弟回家一樣。

四十年前，這四棵大楊樹，我們就稱兄道弟，它們依然原地見證和守護。

時光穿梭，記憶凝固。地處山東莒南縣城老城區的莒南縣委原辦公大院，承載了幾代人記憶，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被改造成了城市休閒的口袋公園——「時光公園」，遠喧鬧嘈雜，還安謐寧靜，保留城市記憶，提升生活品質。大門口四棵大楊樹、辦公樓窗前的桂花樹和縣檔案館依然聳立在那裏，讓我感到欣慰、親切和感動。

二〇二三年初春，我回莒南參加「高鄉書院」落成典禮儀式。清晨，我早早起床，迎接微寒的晨風，懷着感激的心情，獨自邁進莒南縣委曾經的辦公大院，居民還在睡夢中，只有個別忙碌的商販，點燃這座小城的煙火氣。當年的辦公樓已經搬空，即將拆除，我跑到四樓的辦公室，推開門，仔細凝望曾經辦公的地方，趕忙用手機拍了幾張照片，留住曾經的酸甜苦辣和美好記憶。三月十七日，我收到在莒南縣委工作時的對桌同事、山東大學中華

教授發來的《再見，「老莒南大院」》的短視頻，心中五味雜陳、悵然若失，「罔今不樂。」

據記載，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莒南縣委機關和縣政府機關辦公地點分開，縣委搬至新建路與人民路交叉口處。次年，統一購來二十株楊樹苗，四棵最大的栽在了大門兩側，像身材挺拔的哨兵，守候人來人往，歲月枯榮。

自一九八四年，我在莒南縣委宣傳部工作過三年。當時，我們人人耳熟能詳茅盾先生的散文《白楊禮讚》，「它在西北極普遍，不被人重視，就跟北方農民相似……」我們這些因機構改革、人員空缺被調進縣委機關的青年人，都是些普通家庭的孩子，站在這樹幹有碗口粗的楊樹下，相互留下青春約定：根扎大地，堅守嚮往藍天的信仰，彼此好好成長。

當年，我們都是騎自行車上班。清晨，「丁零，丁零——」一輛輛自行車匆匆而過，身後是早餐鋪的吆喝聲。最動聽的是油炸條「滋滋」的聲響，一股誘人的香氣飄盪入鼻。早餐店的桌子從屋裏擺到了馬路邊，坐着吃早餐的多是年長者，青年人手抓油條、饅頭、煎餅，邊走邊吃。路邊的小商店、小飯館的老闆與顧客彼此

熟悉，不時還打打嘴仗，其樂融融。

時光之門雕塑北側的景觀牆，印刻着莒南縣從舊石器時期以來的歷史文化。短短四十年，我們從牛拉鹽樁的農耕時代、汽車高鐵的工業時代，跨入了信息為王的智能時代。老檔案館周邊的三塊牌匾，分別展示着上世紀五十年代兩年間毛澤東對莒南縣高家柳溝、王家坊前、厲家寨的三次批示，穿過時光隧道，追逐新時代的蝶變。

我記憶中幹部與群眾親，與百姓近，作風簡樸扎實。一個夏日星期六的晚上，我接到縣委書記秘書的通知，讓我第二天陪同書記到庫區調研。我這是第一次直接跟隨縣委書記出差，又是第一次坐縣委大院裏唯一的上海牌轎車，心裏既興奮，又膽怯。第二天一早，我就騎上自行車去了縣委大院，站在這大楊樹底下等。書記只帶了他的秘書和我這位縣委宣傳部的新聞幹事，直奔陡山水庫裏面的山西頭村，親自調研該村架橋通路的問題。中午我們一行坐在農戶小院的杏樹底下，喝了頓缺鹽的羊肉湯。我很受教育和感動，回來還寫了一篇新聞稿。

彈指一揮間，時光稍縱即逝。小城伴隨時代擴張與繁華，人生風景更是輾轉定

格。我已經走過青年、壯年歲月，開始享受晚年退休生活，開啟人生「下半場」。在這近五十年工齡中，難以忘懷這個大院裏的領導和同事，包括門衛老大爺，感恩起平常的一舉一動、平凡的一言一行，還有家鄉的山水草木。那表揚與批評，興奮與鬱悶，心血與汗水，對小縣城的牽掛與眷戀，都悄無聲息地融入了我的血液與骨髓，不知不覺滲透進我的人生旅程。

當我再一次邁進這個曾經成就我人生夢想的院落，真的已物是人非，心中難免忐忑不安，既激動興奮，又辛酸傷感。許多人和事都已擦肩而過，但與大楊樹的相遇卻是美好標記。沒想到這楊樹長得如此粗壯高大，棵棵兩摟多粗，而且根深枝茂，蔚為壯觀。樹上兩個很大的喜鵲窩，我瞅了半天也沒望見久違的喜鵲，這後世子孫可能外出覓食了吧？

兄弟般的楊樹默默站在那，彷彿聽清了我的腳步聲。雖然沒說一句話，但新長的綠葉，分明是無數傾聽的耳朵。我與大楊樹深情對視着，這碧綠叢翠、偉岸挺拔的大楊樹養眼、養神、養心……

時光羅盤裏，每一個生命都是詩意的棲居與相互成就，人和樹更是如此。

斯奈德斯的「狩獵之家」

一直想系統地寫寫尼德蘭繪畫。尤其在傳統西方美術史的主流話語權自文藝復興開始就被意大利和法國所主導的現狀下，大多數人甚至連「尼德蘭」的概念都不甚清晰，就更不要說理解其繪畫藝術的重要性了。

尼德蘭，是英語「Netherlands」的音譯，如今作為荷蘭的官方稱謂。但在歷史上，尼德蘭是包括當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部分法國及德國的地域統稱。因沿海地勢低窪，曾屬尼德蘭地區的諸國又被稱為「低地國家」（The Low Countries）。不過，其繪畫藝術的發展顯然比其地理條件要「高端」很多。

自揚·凡·艾克改進了油畫的創作「配方」開始，西方繪畫藝術便在尼德蘭地區綻放得一發不可收拾。《蒙娜麗莎》的「肖像模板」源於此地；風景畫、靜物畫和風俗畫的創作體裁均在此發展成熟之後擴散至整個歐洲；當代畫廊和拍賣行的初始經營模式也在此萌芽。從精細的「弗蘭芒原始派」（Flemish Primitives）到怪誕的希羅尼穆斯·博世，從老勃魯蓋爾家族到魯本斯、凡·戴克師徒，從深邃的倫勃朗到靜謐的維米爾，再到由傳統至現代的梵·高、蒙德里安和勒內·瑪格麗特……大師輩出的尼德蘭地區只負責創造驚喜，從未令世人失望。

剛結束了一趟策劃已久的尼德蘭地區深度遊，在各地的博物館美術館中浸淫，並去教堂欣賞祭壇畫外加拜謁大師，收穫頗豐且感觸良多。想十餘年前初訪布魯塞爾，現五年間做足功課三赴荷蘭，身臨其境的體驗對這塊土壤所誕生出的藝術經典有了更多直觀的認知。我想通過「藝象尼德蘭」，將遊歷中與藝術相關的偶遇、見聞、啟發和感悟記錄下來，與朋友們分享真實無比卻相對陌生的尼德蘭藝術世界。

一位知名畫家與一位身兼藏家的政客，比鄰而居近二十載，並選擇在同一座教堂長眠。去世三個多世紀後，兩棟故居合二為一，以兩人姓氏命名的博物館落成。或許，這就是「神仙友誼」最好的註解吧。

八月十九日是巴洛克時期的佛蘭德斯畫家弗朗斯·斯奈德斯（Frans Snyder或Frans Snijders）逝世三百六十七周年。從小彼得·勃魯蓋爾的工坊出徒、是魯本斯和老揚·勃魯蓋爾的摯友兼同行、還曾任安特衛普聖盧克行會（相當於市美協）的會長，

擅畫動物和狩獵題材的斯奈德斯在十七世紀安特衛普的藝術圈具有重要地位。而如今坐落於王子大街（Keizerstraat）上，於二〇一八年對公眾開放的「斯奈德斯和洛克斯之家」（The Snijders&Rockox House），便是他和另一位摯友、曾任市長的收藏家尼可拉斯·洛克斯（Nicolaas Rockox）兩座私宅改造而成的故居博物館。

鑒於魯本斯故居因仍在翻修而無法參觀，距其數百米之隔的斯奈德斯故居成為此行一瞥十七世紀佛蘭德斯畫家生活的絕佳機會。斯奈德斯和洛克斯之家是一棟典型的十七世紀尼德蘭地區三層建築。入口處以灰色大理石雕刻的繁複巴洛克式拱門裝點。邁進正門，前台的左右兩側分設兩個入口，門側均有一個指示牌，正對入口的常設展部分是洛克斯的宅邸。身為政客的洛克斯曾出任過多個職位，因此在二人故居中佔有更大的面積，也順理成章成為現今館藏長期陳列的主要構成部分。

在一層入口紀念品區背後的牆上，懸掛着一幅巨大的油畫《儲藏室中的狗和牛頭》：一隻獵犬掙脫了鐵鏈剛剛咬死一頭牛，雙爪按在血淋淋的牛頭上以勝利之姿惡狠狠地望向左側，畫面最左邊探出另一隻狗頭，彷彿對着獵物虎視眈眈。而在整面牆的右側靠門的部分有一個小標籤，上面標記着斯奈德斯的故居。身為以描摹動物和狩獵題材聞名的畫家，雖然這幅標籤式的油畫出借自正在翻修中的魯本斯故居，但進館抬眼便看到此作無疑宣示着斯奈德斯曾作為「戶主」的主權。不過，其故居如今主要作為臨展區使用。同樣活躍於十七世紀安特衛普城的「華麗靜物」的創始人，畫家揚·大衛茲·德·希姆（Jan Davidsz.de Heem）的

靜物畫特展正在此進行。展覽中斯奈德斯的幾幅靜物和狩獵真跡也穿插在內。和餐桌上那些晶瑩剔透的蔬果葡萄和栩栩如生的海鮮禽類所傳遞出的靜謐氛圍所不同，斯奈德斯的狩獵場景如實反映出了自然界食物鏈中的弱肉強食。

特展中另一件尺寸龐大的《狩獵野豬》畫中那群狗圍着野豬瘋狂撕咬的場面，不由得喚起了我對魯本斯同名作的記憶。兩位大師關係互逆且合作多年，斯奈德斯從更為全面的魯本斯身上「偷師」了戲劇性的表現手法，通過強化肢體語言和面部神態進而讓觀者更為印象深刻。從畫中那群嗜血的獵犬和竭力掙扎卻備感絕望的野豬眼神中，魯本斯對他的影響顯而易見。不過從作品的逼真及傳神程度而言，不由得令我猜測可能斯奈德斯本人真的下場參與過貴族們標配的狩獵運動。

不像我曾經到訪過的如倫勃朗、舒伯特、歌德等完整復原的藝術家故居，「斯奈德斯和洛克斯之家」在翻修之後並未保留二人最初的生活原貌。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展品均不包含常规的帶有作品信息及簡介的展籤，取而代之的是售票處領取一部iPad——相機鏡頭對準畫作一掃，相關信息盡收眼底。高科技不僅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觀展方式，也讓每個到訪者在邁進房間的一刻都不覺得像在觀展，卻似在串門。

故居中的一面展牆上，印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罕·帕慕克的一句引言「博物館必須傳遞出那些逝去時代的氛圍，使那些展品走近我們」。翻新的故居、滿屋的私藏、取消的展籤……每個細節都似乎在引導我們：「歡迎體驗十七世紀安特衛普城的上流藝術圈。」

黑龍江省會哈爾濱，綿延近兩公里的向日葵進入盛花期，金色的花海吸引眾多市民和遊客前來觀賞拍照。

市井萬象

中新社

責任編輯：謝敏嫻

圖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圖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圖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圖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圖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圖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圖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圖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圖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圖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圖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圖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圖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圖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